

# 在地老化的理念與實踐－ 以台東市建農里老人日托站為例\*

譚昌國\*\*

## 摘要

近年來，隨著高齡化社會在全球各地和在台灣快速進展，使老人照顧成為相當急迫的公共議題。「在地老化」在我國的老人照護政策中是個重要的概念，然而「在地老化」的意義與內涵到底是甚麼？要透過甚麼樣的具體組織、活動或作為來實踐？從老人的觀點而言，「在地老化」是一種甚麼樣的經驗？對於他（她）們的生

---

\* 本論文曾發表於「社會企業與東臺灣發展」研討會，2015年10月16日至17日於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舉行。感謝評論人劉麗娟教授的評論與指正。

\*\* 現任：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活品質有甚麼實質的幫助？本論文以台東市建農里的老人日托站為研究對象，以人類學取向的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研究法，了解老人日托站在老人社區照顧上所發揮的功能。研究發現是建農里老人日托站在實施健康促進活動和提供餐飲服務兩方面都做得很紮實，能讓參與日托站的長者在身體、心理和社會三個層面的健康狀況都得到提昇，培養出一群「健康而有活力」的老人，享受在地老化的果實，過著有品質與尊嚴的老年生活。另一方面，研究也發現建農里在實踐在地老化上的明顯問題，是社區中關心並支持日托站的居民相當不足，導致投注在參與日托站服務的時間與資源也不足，而更根本的問題，是社區意識微弱和社區認同感淡薄。研究者最後提出「照顧社區化」的概念，期待建農里和其他台灣高齡化社區，能落實在地老化的理想。

**關鍵詞：**老人照顧、社區照顧、日托站、在地老化、建農里

## 壹、前言

生命的老化（aging）是每一個人無法逃避的事實，當因為年老而健康衰退，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就需要他人的照顧才能存活。對於老人照顧的重視，不僅是華人家庭孝道文化的具體實現，也是國家社會福利政策的重要項目。近年來，隨著高齡化社會在全球各地和在台灣的快速進展，使老人照顧成為相當急迫的公共議題，也需要各學科的學者進行跨領域的研究和討論，促使老人照顧在政策面、制度面和執行面上，能更加完善。

在老人照顧的議題上，筆者有一些切身的經驗和體會。家父於82歲時，罹患大腸癌第二期末，其後接受開刀切除手術、放射線治療與化療等，雖然使癌症獲得控制，但身體健康已大不如前。過去還能維持每天清晨外出散步的習慣，但癌症治療後多半時間待在家中，躺在沙發上看電視。當時家母還不到70歲，依然相當活耀，忙碌於自己的繪畫興趣。有一天清晨，家母發現家父昏倒在浴室門口，送醫急救後雖然挽回性命，但已造成雙腳無力、行走不便。之後家父因為一些病痛送往醫院，經過醫治後雖然可以出院，但家母發現自己已經無法獨力照顧家父，而決定送家父去養護中心。但是家父對於養護中心的環境很難適應，而一直吵著要回家。經過一番努力後，終於申請到外勞，才將家父接回家照顧。但沒想到外勞有一天突然逃走了，家父又跌倒在浴室而差點喪命。家母只好又將家父送回養護中心，第二次申請外勞。經過幾個月後外勞來了，才又

將家父接回家中。如今家父已經91歲，已喪失獨自行動和進食能力，需要家母和外勞全天候的合力照顧。筆者因為工作的關係，在外縣市居住，只有在假日時才能回家，短暫停留和協助家母照顧。

筆者從家父的案例中，深刻感受到老人希望回到熟悉的家中接受照顧，而不願意留在陌生的專業照護機構中接受照顧的心理。其實這種心理也符合當前台灣多數老人的心理狀態。根據老人狀況調查報告，<sup>1</sup>老人認為理想的居住方式，以與子女同住（含配偶、子女配偶及孫子女）者最多占68.49%，其次是僅與配偶同住者占15.57%，而住在老人安養機構以及住在養護機構或護理之家者僅占2.55%。這些數據可以確認，以台灣人的文化習慣而言，對於老人照護較不容易接受將老人安置在養老院或安養中心，而是以「在地安養，無憂向晚」，「回歸家庭與社區」為核心觀念與價值。理想的老人照護原則，是以留在自己的家庭環境中，接受家人的照顧；如果家人因為工作的緣故無法進行全天24小時的照顧，可以由鄰居、親友或社區的居民，協助照顧。無論如何，最重要的是讓老人不需要遷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中，經歷適應環境的不安和恐懼，而是留在原本就熟悉的環境中，在家人和社區親友的陪伴下，自在而愉悅地生活。這也就是所謂的「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

「在地老化」在我國的老人照護政策中是個重要的概念。在老

---

<sup>1</sup> 內政部統計處（2010），轉引自呂寶靜，《老人福利服務》（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2：15）。

人福利法關於老人照顧服務的條文中，於16條載明：

老人照顧服務應依全人照顧、**在地老化**及多元連續服務原則規劃辦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前項原則，並針對老人需求，提供居家式、社區式或機構式服務，並建構妥善照顧管理機制辦理之。<sup>2</sup>

然而「在地老化」的意義與內涵到底是甚麼？要透過甚麼樣的具體組織、活動或作為來實踐？從老人的觀點而言，「在地老化」是一種什麼樣的經驗？對於他（她）們的生活品質有甚麼實質的幫助？本論文將以台東市建農里的老人日托站為研究對象，以人類學取向的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研究法，了解老人日托站在老人社區照顧上所發揮的功能。研究者將訪問老人日托站的督導和服務人員，了解她（他）們的實施方式與經營理念，並且訪問日托站的老人們，了解日托站所提供的服務，對於她（他）們身體、心理和社會健康的影響。最後研究者檢視老人日托站對於在地老化的理念與實踐，有何實質貢獻，以及未來可以發展之處。

---

<sup>2</sup> 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 貳、在地老化相關文獻回顧

「在地老化」這個名詞，是從英文的“Aging in place”翻譯而來。“Aging in place”的概念於1960年代起源於北歐國家，特別是瑞典，當時因為年長民眾不滿於機構中束縛且缺乏自主性與個人隱私性的生活，產生回歸家庭與社區的思考。此一發展潮流於1970到1980年之間達到高峰，也造就目前瑞典完備的居家支持服務系統。到了1990年代此一照顧概念更散布到其他國家，例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等。<sup>3</sup>

“Aging in place”在目前國外的高齡化政策中，以及老人學和老人照護的相關文獻中，是一個非常流行的名詞，以下做一個簡要的回顧。較早提出和“Aging in place”概念相關的研究，出自於環境老人學者。例如Lawton（1982）指出，隨著人年齡的增長，對地方和社會與物質環境的依附性也會增強。在老人的福祉中，個人能力和家庭物質環境互動扮演重要角色，而家庭環境中的改變（例如移除障礙物和導入移動輔助設施），能強化老人的獨立性。在老人學中，較早對“Aging in place”提出系統性研究的是Pastalan（1990），在這本書中指出，“Aging in place”意味著不需要遷移

---

<sup>3</sup> 參考蘇慧芬，〈老人日間照顧中心與高齡者在地老化之探討－以水上鄉塗溝村老人日間照顧中心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12）。

的晚年生活，也就是不需要為了保持必要的支持性服務，以及回應老年人不斷改變的生活需求，而搬離現在居住的場所。目前學術界通常將“Aging in place”定義為「持續居住在社區內而非住在照護機構，並且保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性」。<sup>4</sup>有許多研究文獻宣稱人們比較喜歡「在地老化」，<sup>5</sup>因為人們認為它能让老人維持獨立性、自主性和與社會支持的關聯，包括朋友和家庭。<sup>6</sup>

國外「在地老化」的研究文獻中，有許多學者將焦點放在家庭居住環境的面向，探討如何改善居家環境的功能，增加輔助設施，以提升老人日常居住的便利性與安全性。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是Cutchin（2003）和Dyck合著（2005）。這些學者認為當老人逐漸衰弱或患有慢性疾病，如果家庭中有適當的支持和服務，他（她）們就可以安全地留在家中。這些研究支持「在家老化」的政策，也就是讓老人留在家中，而且維持其獨立性、隱私、安全、以及對環境的控制。但也有越來越多學者指出，對老人來說，「在地」（place）不僅包含家而已，還包括他（她）們所居住的社區，包括家族成員、鄰居、朋友、宗教會友、或服務人員。<sup>7</sup>Gilleard 合著

---

<sup>4</sup> Davey, Nana, de Joux, & Arcus, 2004, p.133.

<sup>5</sup> 例如 Frank, 2002.

<sup>6</sup> 例如 Callahan, 1993; Keeling, 1999; Lawler, 2001.

<sup>7</sup> Iecovich, 2014.

(2007)發現到，當人們逐漸老化，不僅居住的移動性會減少，而且越容易對社區產生依附性和歸屬感。這個發現也相當符合前述 Lawton (1982) 的看法。

如果「在地老化」也考慮到社區的面向，要讓老人「在社區老化」，那麼就必須在設施、環境和服務上能符合老人的需要，去營造適合老人居住的社區。聯合國衛生組織 (WHO) 的「全球高齡友善城市計畫」(The 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 Project) 的目標，就是要促進年長者的身體、心理和社會的福祉，改善整個社區的生活品質。<sup>8</sup>WHO自2006年開始實施高齡友善城市的調查計畫，集合了22個國家，33個城市來認定城市環境的主要因素以支持活躍及健康的老化生活，在2007年出版了《高齡友善城市指南》(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A Guide)。在這本書中闡釋了八個最主要的友善城市評估標準給所有年齡層的人，並且希望藉由這些評估標準改善城市的建築、服務、教育、休閒娛樂、社區發展和發展政策。

雖然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對於「在地老化」已有相當多的探討，但是對於老人而言，「在地老化」到底是甚麼意思？老人對這個名詞的認知和理解是甚麼？卻較少有研究注意到這個問題。Wiles合著(2011)指出，老人對「在地老化」的了解是對自己生活的安排有選擇權，對服務和設施有良好的可近性，和當地居民維

---

<sup>8</sup> 參考 WHO 網站：[http://www.who.int/ageing/projects/age\\_friendly\\_cities/en/](http://www.who.int/ageing/projects/age_friendly_cities/en/)。  
讀取日期：2016年1月21日。



持聯繫和互動，在家中和在社區中有安全感，以及感覺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這個研究注重老人的觀點和老人的參與，也符合前述WHO高齡友善城市計畫中，強調邀請年長者來參與，去討論和界定甚麼是一個高齡友善城市中的重要面向。

早期國內學者多使用「就地老化」來翻譯“Aging in place”，例如吳淑瓊等（1998）、王正與曾薔霓（1999）、詹火生與林青璇（2002）等。吳淑瓊與莊坤洋於2001年發表的《在地老化：台灣二十一世紀長期照護的政策方向》，則使用「在地老化」來翻譯與詮釋“Aging in place”，作者強調：

從國際經驗可知，世界主要國家的老人照護政策，均以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為最高指導原則，認為老人應在其生活的社區中自然老化，以維持老人自主、自尊、隱私的生活品質。因此不論國家體制為何，其資源發展、服務提供、組織管理、財務支持等策略，均支持社區長期照護體系的建構，希望以「在地」的服務滿足「在地」人的照顧需求，盡可能延長他們留住社區的時間<sup>9</sup>。

這段文字很精簡地表達出，「在地老化」就是讓老人留住在他們所熟悉的社區環境中，自然的老化，而且照顧這些老人的

---

<sup>9</sup> 吳淑瓊、莊坤洋，〈在地老化：臺灣二十一世紀長期照護的政策方向〉，《臺灣衛誌》20卷3期（2001：192）。

資源最好來自在地的社區，照顧者也最好是在地人。「在地老化」的目標是維持老人自主、自尊、隱私等，老人所在意與注重的生活品質。在上述論文中，作者建議我國的老人長期照護政策應全面朝「在地老化」的目標發展。在眾多學者的努力與呼籲之下，我國的老人長期照護政策終於轉向「在地老化」的目標。根據蘇麗瓊、黃雅玲（2005），在地老化的理念已進入法制化。內政部於2004年2月13日奉行政院修正核定之社會福利政策綱領訂定原則之一，明訂「落實在地服務」，強調兒少、身障及老人均以在家庭中受到照顧與保護為優先原則，機構式的照顧乃是考量上述人口群的最佳利益之下的補救措施；各項服務之提供應以在地化、社區化、人性化、切合被服務者之個別需求為原則。<sup>10</sup>而如上述，「在地老化」的名詞，已進一步出現於20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的「老人福利法」中。

當在地老化已經在法制面成為老人長期照護政策目標，接下來我們就需要去關注這個目標要如何落實。前述吳淑瓊、莊坤洋（2001）提出五項發展目標，包括（1）評估地區長期照護需求，設定發展目標；（2）發展多元的「在地」服務，服務當地民眾；（3）連結資源建構社區照護網絡，提升服務成本效益；（4）優先提供居家支持服務，降低對機構式服務的依賴；（5）建構財務制

---

<sup>10</sup> 蘇麗瓊、黃雅玲，〈老人福利政策再出發－推動在地老化政策〉，《社會發展季刊》110期（2005：9）。

度，支持社區式長期照護體系之發展<sup>11</sup>。

本論文的焦點，將放在上述第三項連結資源建構社區照護網絡的發展目標。根據蘇麗瓊、黃雅玲（2005），在地老化政策的主要精神，在於服務輸送的近便性，但現行的服務窗口普及性仍有不足，民眾使用之可近性仍不高；再者，初級預防照顧服務仍較為缺乏。基於上述背景，內政部規劃推動「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於2005年5月18日實施。這是一個為期三年的試辦計畫（自94年5月至96年12月止），以社區營造及社區自主參與為基本精神，鼓勵民間團體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在地的初級預防照護服務。計畫目標有三個，分別是（1）落實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由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務，建立社區自主運作模式，以貼近居民生活需求，營造永續成長、健康的社區環境；（2）以長期照顧社區營造的基本精神，分3年設置2000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老人社區化之預防照護；（3）結合照顧管理中心等相關福利資源，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餐飲服務、健康促進等多元服務，建立連續性之照顧體系。

近年來政府持續重視老人長期照護制度的建立與實施，陸續有一些重大政策的規劃與推動。<sup>12</sup>目前長期照顧制度分三階段建立：

---

<sup>11</sup> 吳淑瓊、莊坤洋，〈在地老化：臺灣二十一世紀長期照護的政策方向〉（2001：192）。

<sup>12</sup> 吳玉琴，2011；陳正芬，2011。

第一階段為長照十年計畫，奠定基礎服務模式。第二階段為長照服務網計畫及長期照顧服務法，目標為健全體系，普及網路。第三階段規劃提供長期照顧保險。<sup>13</sup>2007年行政院核定「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劃」，自2008年起推動。該計畫整合不同體系的長照服務及資源，發展居家式和社區式服務為主、機構式服務為輔之各項服務措施，以滿足多元化需求，讓失能長輩在自家或社區就能得到妥適照顧。<sup>14</sup>而第二階段的長期照顧服務法已於2015年5月15日通過，將於2017年6月起正式實施。因該法的通過，保障對象不再只限於失能者，也將家庭照顧者一併納入，將可嘉惠70餘萬家庭、超過200萬人，讓「在地老化」的政策目標更為落實也更為全面。另因該法通過，根據衛服部估計共需照顧及醫療照護人力5萬3千餘人；若未來長照保險法通過，則再需增加近4萬人，對我國產業發展及民眾就業均有重大發展與助益。<sup>15</sup>

---

<sup>13</sup> 參考長照政策專區網站，<http://www.mohw.gov.tw/cht/LTC>。讀取日期：105年1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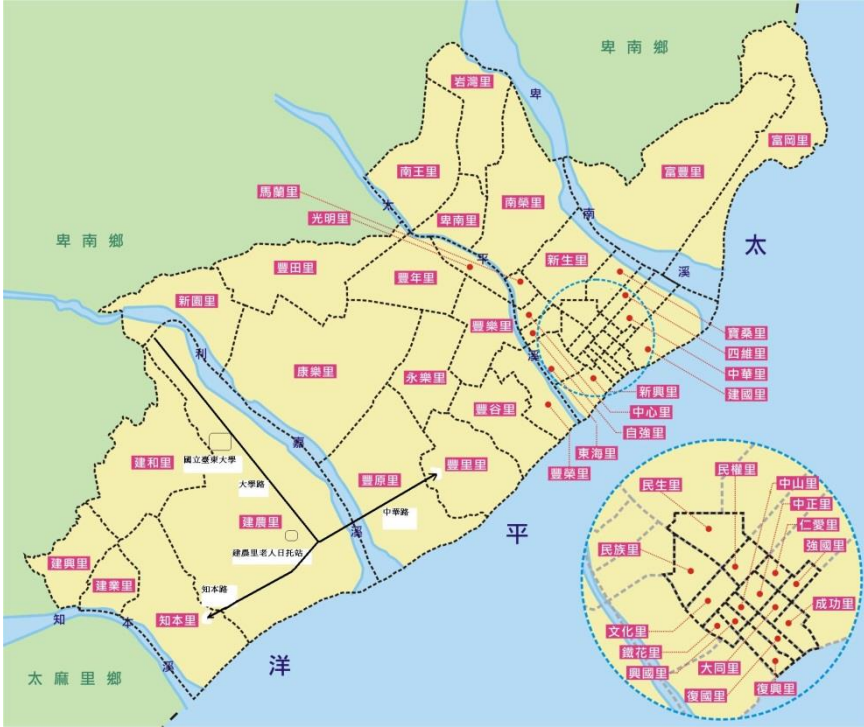
<sup>14</sup> 參考行政院全球資訊網-時政講義網站，[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16.aspx](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16.aspx)。讀取日期：105年1月22日。

<sup>15</sup> 參考行政院全球資訊網-時政講義網站，[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16.aspx](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16.aspx)。讀取日期：105年1月22日。

## 參、建農里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民族誌

### 一、建農里概況

建農里（以下簡稱本里）原為臺東市知本里的一部份，於民國64年間分出，範圍東以利嘉溪與康樂里、豐原里為界，西以射馬干大排水溝與知本里為界，南至太平洋，北以產業道路與建和里為界，面積12.6123平方公里，為臺東市面積最大之里。本里是典型的農業社區，居民大部份務農，主要街道有知本路1及2段（省道）、西康路1段至3段。其中西康路經過臺東大學與建農里居民近6年的溝通，已於民國103年改名為「大學路」，原來二線道的狹小路面，也拓寬為四線道，增進了臺東大學師生的交通便利性與安全性。圖一顯示出建農里在整個台東市的位置與範圍。



圖一 建農里的位置與範圍

建農里居民的由來，和知本農場的歷史息息相關。<sup>16</sup>根據臺東大學籌備處的調查報告書，知本農場位於台東平原廣大的利嘉溪與知本溪聯合沖積扇的扇央地帶，是早期巨石累累、土壤澆薄的河川地，堤防興築之前，更有洪患之苦。民國50年，東部警備開發總隊

<sup>16</sup> 臺東大學升格改制之前曾設置「臺東大學籌備處」，對於現今知本校區的土地與人文進行了調查，其成果為下列文獻：臺東大學籌備處，《知本農場一個墾荒邊地的外省社群之歷史與文化》（2003）。

執行退輔會撥交的台東縣卑南鄉大南墾區的土地開發工作，將待退人員組成農墾示範大隊，進行農墾生產訓練。於民國52年完成河川的開發，至58年2月成立知本合作農場，58年11月改稱知本農場。從民國52年安置在大南墾區的624位新退開發隊員開始，至63年達到1500餘人，且多為有眷屬的場員。

知本農場的場員，從早期「與河川爭地，問石頭要糧」的墾荒者，而逐步落居在地，成為台東平原上最後一批大規模的定居者。在此一過程中，由於這批場員濃厚的外省鄉音，長期軍旅生活的背景，個人教育和社會條件的限制，而逐漸形成帶有一定次文化特徵和社會網絡的族群，可以稱之為農場文化。如今隨著農場場員的老去，此一出現在台灣特定時空下的農場文化，日漸弱化和流失。知本農場的第二代中，還願意留在農場務農的比例不高，加上第一代榮民都已年邁，無法再下田工作，目前大多數人的土地，租給他人種植水稻、荖葉、釋迦、火龍果等作物。

在人口方面，建農里共有男1220人，女1101人，總人口數2321人。<sup>17</sup> 如果考慮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和扶老比等因素，可以得到下表：

---

<sup>17</sup> 資料來源：台東市戶政事務所。詢問日期：105年1月25日。

表一 104 年建農里人口結構

人數			占總人口百分比			扶養比(%)		老年人口 與青壯年 人口之比
0-14 歲	15-64 歲	65+歲	0-14 歲	15-64 歲	65+歲	扶幼比	扶老比	
283	1774	264	12.2	76.4	11.4	16.0	14.9	1:6.7

從表二可知，建農里老人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為11.4%，已達到高齡化社會（7%），雖然尚未達到高齡社會（14%），但已相當接近。建農里的扶老比為14.9<sup>18</sup>，低於整個臺東市的17.2。這些資料顯示建農里的人口老化狀況在整個臺東市雖然不算最嚴重，但也已達到高齡化社會的標準，老人長期照護的問題值得重視。

## 二、老人日托站的設立過程與運作現況

建農里老人日托站屬於一粒麥子基金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sup>19</sup>其起源是台東基督教醫院呂信雄院長，因為看見台東因為青壯人口外出謀生，人口高度老化，獨居和隔代教養情況嚴重。呂院長有感

<sup>18</sup> 扶老比是「老年人口扶養比」之簡稱，即工作年齡人口對老年人口之負擔指數： $(65\text{歲以上}/15\text{-}64\text{歲})\times 100$

<sup>19</sup>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網站：[http://www.wheat.org.tw/WheatWeb/a\\_01\\_01.aspx](http://www.wheat.org.tw/WheatWeb/a_01_01.aspx)。讀取日期：104年10月4日。



於這些長輩除了醫療的需要外，還需要各種生活上的照顧服務，於是籌劃成立一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推動各項社會福利工作。基金會取名為「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sup>20</sup>，於2002年11月正式登記成立。基金會成立初期即投入老人服務工作，在社區設立老人日托站，提供長輩一個可以活動、學習和人際互動的場所，以落實「健康終老」、「原居老化」的理念。另外承接台東縣政府委辦的老人送餐、失能老人和身心障礙者居家服務，提供長輩生活的照顧服務。

建農里的老人日托站，全名是「知本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建農里老人日托關懷服務站」，位於建農里的社區活動中心。活動中心位於社區的東北角，剛好在大學路與知本路的交叉口，往來交通十分頻繁。活動中心最明顯的建物，是磚瓦屋頂和木造柱子所構成的開放空間，日托站老人的動態活動都在這裡舉行。面對活動中心的右手側有一間會議室，也是老人進行靜態活動的教室和吃午餐的餐廳。

在餐廳後面有一間廚房，由日托站的兩位員工負責午餐的料理。日托站督導LYR女士，年紀約30多歲，看起來相當年輕有活力。她的本籍在中國大陸福州，嫁來台灣後定居在建農里。筆者訪

---

<sup>20</sup> 此名稱的由來，是期望能效法宣教士服務的精神，根據新約聖經約翰福音 12 章 24 節：「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談她關於日托站的設立過程<sup>21</sup>，她說：

一粒麥子基金會於91年開始成立，一開始就是在做老人日托。最早是在東興（達魯瑪克），然後陸陸續續在各社區開，因為要有社區的支持。這邊（建農）開站的督導是李藍足娥，她也是建農社區的居民（我的二姑啦），她把我帶出來做這一塊社區服務的工作。我們是在知本先開站，然後就是社區要有這個意願，我們一粒麥子基金會就會拓點。因為我們需要好多社區的支持，有社區人員的參與，然後市公所也願意，因為我們還是需要一些經費的來源。

我們這邊是93年開始成立的，剛開始也是由社區發展協會，之前的督導和社區這邊做接洽，試辦的時候我是工作人員，還不是督導。我們就去拜訪這邊的長輩，就是去邀請他們說，在活動中心有一個試辦的老人日托，邀請他們過來，就說我們會有一群人在這裡，辦一個動靜態的活動，還有午餐的服務，剛開始試辦就是這樣。這邊長輩是外省伯伯，他們覺得自己有能力，不願意接受別人的幫助，所以這邊的督導很需要是社區的孩子，因為社區的孩子就可以慢慢跟長輩溝通，慢慢改變他們的想法，讓他們願意來。所以小阿嬤（伍欣華理事長）就是很

---

<sup>21</sup> 訪談時間為 104 年 9 月 18 日中午 12:00-12:30，地點為建農里老人日托站教室兼餐廳。

重要的社區資源，因為她可以影響社區裡的長輩。她也願意在這一塊幫我們做宣導，慢慢地這邊的長輩就願意敞開心胸到我們這邊參加活動。我們這邊是禮拜三和禮拜五早上辦老人日托站，但是還有很多長輩我們沒有服務到，所以我們還有很多有待努力的地方，要開發啦！

從上述訪談還可以得知，成立社區的老人日托站的先決條件是社區的認同和支持，如果沒有社區內部成員的支持和推動，要說服社區的老人們來參加日托站其實並不容易。LYR督導指出建農里的老人多為榮民，個性比較好強，認為自己好手好腳為什麼要到日托站去吃人家的飯，去接受人家的救濟，她補充說明：

建農這邊的外省伯伯個性比較強悍，不願意接受幫助。……我們一直和他們溝通，來這邊不只是吃飯，吃飯只是其次，最主要的是有一個共同的團體，大家可以一起運動，一起聊天，不需要一直待在家裡。因為你一直待在家裡可能被電視看，沒有人跟你講話，有的人因為孩子們去外面，身體也不是很好，所以不願意走出來，有很多這樣的長輩。

關於日托站的人力配置與運作現況，LYR督導說：

在建農有四個人，加上我就五個，基本上各站就是這樣的人力。一個站如果有二十幾個（老）人，就有一個督導，加上四

個工作人員。兩個在廚房，兩個協助在現場帶活動，會輪流做。每次結束後會有一個工作會議，討論今天發生的事情，工作人員都會比較知道長輩發生的事情，有時候督導在忙於一些場地預備的事情，工作人員就會在開會的時候，回饋給督導。比如說，哪一個長輩說了甚麼，哪一個長輩又說了甚麼。

在帶活動之前我們有一個量血壓的部分，這時候會有老人志工來幫忙，就是日托站的老人自願來幫忙，志工結束他又回復當老人。有些長輩願意出來，我們覺得這樣也很好。就是來到日托站，如果他的身體還可以的話，他們就可以服務其他的老人，就是可以動的服務不可以動的。量完血壓之後就是促進身體健康的活動，就是帶操，一次由工作人員帶操，一次由我帶操，然後就是帶一些活動。最近都是在練習大會舞啦，就是由我來帶，但是我們也要求工作人員也要會。然後是設計一些動靜態的活動，督導之間要互相討論，然後帶到各站去練習。這部分我們都要求在現場的工作人員要主動積極，因為老人家還是會忘記，工作人員就是協助者。

問及在建農里經營日托站所面臨的困難，LYR督導首先提到因為交通資源缺乏，對於住的較遠的長輩無法接送，也影響來參加日托站的意願：

（長輩）也有可能是交通不方便，因為他們生病的時候就沒有

辦法走出來，我們這邊範圍還蠻廣的，但是我們沒有交通車，沒有車子可以做接送的部分，長輩們都是直接從家裡過來，如果住得比較遠就沒有辦法過來。如果社區能支持就能改善交通問題，但是社區只有理事長在關心這一塊，所以還是有困難。如果社區不認同，做起來就很困難。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每天在這邊，也沒有辦法經常去訪視，這是比較困難的地方。

其次是在關懷訪視的服務項目上，LYR督導覺得她一個人做相當吃力，希望能有更多社區人士，或是學生志工前來協助：

我們是希望做到，如果他們（長輩們）沒有辦法走出來，我們可以到他們的家裡做一個關懷的動作。可是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因為工作人員下午還要做他們自己的事情，社區願意配合的很少。我是希望社區能夠做訪視，社區的人去訪視社區的長輩，長輩更容易接納，因為是社區的人，長輩們比較熟悉。社區如果這樣做，可以跟我說長輩的情況，我可以再去訪問。現在我去做訪視，我能找的就是理事長，或是TYS<sup>22</sup>，一兩個人，這樣去做關懷訪視還是不夠。所以老師這邊如果有願意，可以請學生擔任志工陪同我去做關懷訪視。理事長會主動去關心長輩，但是社區其他的人沒有。

---

<sup>22</sup> 此處用假名以保護當事人隱私。TYS 為日托站工作人員，也是建農里居民。

關於對日托站未來的期望，LYR督導表示

年長者的身體，不會越來越好，一定是越來越差，越來越弱，我們的目的是讓他們可以走出來，至少有動，讓他們動，讓老化的速度會減慢，而不是一下子，本來很健康的，一下子就變差了。所以我們想要做的，就是怎麼讓社區的資源進來這一塊服務的領域。但是也會很失望啦！因為社區投入的資源有限，目前就是沒有辦法專心地做好訪視這一塊，這一部分就是最需要資源。

### 三、日托站工作人員

目前日托站共有五位工作人員，為一粒麥子基金會所聘用。除了上述的LYR督導，還有兩位工作人員是建農里居民，即伍欣華理事長與TYS先生；其餘兩位女性工作人員是居住在台東市。伍理事長和TYS先生都是年齡超過50的中年人，另外兩位工作人員較年輕，約3、40歲。伍理事長的先生孔令啟固定參與日托站的活動，所以她在日托站對老人的服務也包括服務自己的先生。TYS先生的情形也類似，因為他的媽媽也是日托站的老人成員。另外兩位住在台東市的工作人員，在星期三和星期五的午餐和工作會議結束後，就返回台東市區。

伍欣華為建農里「榮農社區發展協會」的現任理事長，該協會於民國82年成立。伍理事長為臺東的排灣族原住民，她的丈夫孔令

啟於民國61年來到知本農場，之後就留下來耕種。像孔令啟和伍欣華這樣的婚姻，也就是先生為農場榮民，妻子為台東的原住民，在建農里社區中相當常見。孔令啟擔任了五任里長，伍欣華看到先生對居民熱心服務，耳濡目染之下對於居民的需要相當熟悉，也關心社區的公共事務。

筆者訪問伍理事長參與日托站服務的經歷，<sup>23</sup>她表示其實在日站成立以前，她就開始在做老人關懷的工作。她於68年嫁來建農里，而她的先生孔令啟從67年就開始擔任第一任里長，一直到86年。她說：

我等於是我老公的後援部隊，因為地方上是我在走，我老公在跑公部門，在日托還沒有開站之前我就在做這個服務了。那時候是知本農場嗎，（農場）就跟我說，我在家裡種田，沒事的話就在村子裡面繞一繞，走一走，就一直延續到現在。那時候知本農場還在的時候，這個職務就是我們幾個太太在做的啊，就是專門去照顧老人家，去看看，如果他們有甚麼狀況，就立刻回報知本農場。

關於一粒麥子基金會剛開始在建農里成立日托站的經過，她說：

---

<sup>23</sup> 訪談時間為 104 年 11 月 6 日上午 10:30-11:00，地點為建農里老人日托站戶外庭院。

是李蘭足娥，她那時候在一粒麥子做督導，那時候只有知本站，李蘭足娥就來問我們，願不願意做老人日托，就是老人家做活動，還有美勞方面的，我就覺得應該是可以。我們就跟當時的理事長講，下一次如果有理監事會議的話，就請他們來做說明會，如果理監事一致通過的話，我們就開始進行這個工作。當初是有幾個反對啦，但是後來排除萬難，就成立了。

日托站目前所使用的空間，包括一間教室、教室後的廚房，以及教室旁的戶外活動庭院。伍理事長說明，現在的教室，之前是輔導會辦理的幼稚園，到76年因為建農里第二代居民的斷層，招不到學生，就停掉了。此後這個空間從78年到93年之間都沒有使用，荒廢了十幾年。日托站是利用和活化社區的閒置空間而成立的。教室旁的戶外活動庭院，原來地勢比較高，類似幼稚園的司令台，後來拆掉之後，變成比較平坦的庭院，方便老人家做健康操、團體遊戲等戶外活動。教室後的廚房原本就是幼稚園的廚房，以前很簡陋，用小瓦斯爐，現在用較大的瓦斯爐，可以提供老人們的午餐。

伍理事長參與日托站的服務，有一段從家屬、志工到正式人員的過程，她回憶，日托站剛開始的時候，她並不是工作人員，而只是老人的家屬：

我是帶我老公來上（日托）站。把他帶來我就去田裡，差不多十點半、十一點我又來帶他回去。有時候我來，（他）在上課，我看見廁所很髒，我就會去清理。廚房忙的時候我也會去



幫忙，反正在家沒事啊，顧老公而已啊，小孩子都在外縣市讀書、上班。一年多之後，李蘭足娥就說：小阿姨，妳在家都沒事，乾脆就來做服務員好了，做志工。當時四、五個月都是當志工，沒有領薪水。後來她就說，乾脆妳就進來好了，做一個主力也不錯。本來我老公也是不答應，他講說我太忙，照顧他會分心。我說不會不會，你來上課我也跟著來上課好不好？他就說好，就一直持續到現在。

伍理事長參與日托站服務近十年，本身又是先生的家庭照顧者，從她的觀點來看，日托站對於建農里老人有甚麼益處？她很肯定地說：

他們都很開心啊！就有幾個很好的例子，像那個TWS、KSM阿媽，還有我老公，也是一個嚴重的憂鬱者，還有幾個伯伯都是（他們已經過世了），現在都開心了，現在都很願意跟大家互動，只要沒有上課，他就會跑到我們家來問說，甚麼時候還要來。

她經常藉著在社區走動的機會，勸說社區的老人們來參加日托站。她常常和老人們說，待在家裡心情很悶，到這裡做做活動，和別人說話，罵罵人，心情會好。她也發現到社區中獨居的老人，或是家人白天出去工作上班的老人，如果家人不送他們來日托站，經

常會有意外發生的危險：<sup>24</sup>

我們這裡有些老人，一個人在家很危險。我遇到好幾個，到他們家裡去看他們，看到他們已經倒在地上，要叫救護車緊急送到醫院。還有一次我的鄰居一個伯伯，倒在浴室裡爬不起來，一直喊救命，我爬到窗戶上去看，看到他倒在那裏，趕緊叫救護車送去醫院，才救回一條命。所以我是希望社區的老人來這裡，這樣家人也比較放心。

對於建農里社區支持日托站的情況，伍理事長表示目前遇到一些讓她失望的困難和限制，她指出：

像雲南路那邊，那邊有6、70個老人家，我們沒有車，他們也是在反映，你們這邊有，我們這邊的老人家你都不帶過來。我有跟那邊的鄰長溝通，看你們那邊有沒有志工，你願意接送老人家的話，我們協會願意負擔一些車馬費，一些油料費，大家都說忙荖葉、忙釋迦、忙鳳梨的，沒有多餘的時間。

真的，（社區的）志工抓不起來，很奇怪，他們好像沒有把這個社區當成一個家。他們只認為說，我們（社區發展協會）付出給你們是應該的，他們沒有想到社區工作是大家的，也不用

---

<sup>24</sup> 訪問時間為 104 年 9 月 25 日 11:00-11:10，地點在建農里活動中心廚房。

甚麼回饋，有心就做，有時間就做嗎！我都這樣跟他們講，可是他們都……，呵呵（苦笑）。

我們這邊的凝聚力，不像以前榮民伯伯他們，一句話全員出動，要不然就是全家出動。第一代的榮民伯伯已經年老了，對社區的工作也不像過去那麼熱心，年輕人又跟社區脫節，現在再請他們回來做社區的事情，他們都覺得說，我們很忙，在外面的說很忙，在地的也是（說很忙）。所以妳看我們老人這麼多，社區老人有兩百多個，只有我們五個人根本負荷不了那麼多，日托站的服務人員，下午有自己的工作。我們定期去做訪視，就是約好禮拜六或禮拜天去做訪視，像我是無所謂，我隨時都可以出去，但是就找不到其他人願意幫忙。

#### 四、日托站的老人們

目前固定參與日托站活動的長者們約有30位，平均年齡約75歲，其中女性人數約是男性的三倍。參加日托站的成員中，有兩位男性年齡約4、50歲，不能算是法律定義上的老人（65歲）。他們是因為有身心障礙，需要在家長期照護，並且有高齡的家人也在日托站，他們就一起來參加。這也可以看出日托站的功能，不只是照顧社區中的長者，身心障礙者也可以一併照顧。筆者和長者們談話時，發現和外省榮民長者溝通並不容易，因為鄉音很重，加上年長有些齒牙動搖，需要極大的專注力和耐心才能聽懂他們所講的話，

這也是在建農里進行田野調查需要培養的能力。

日托站的老人們每個星期三和星期五的上午，約八點半左右，從建農社區各個角落往活動中心集中。大部分的長者們都是自行步行前往，有的拄著拐杖，有的以輪椅當作支撐，推著空的輪椅慢慢往前走。筆者經常在大學路上，看到年長而又有些駝背的女性，吃力但堅定地往活動中心走去。有的長者騎著電動車前來，有的由配偶或子女陪同前來。他（她）們到日托站後，會先找工作人員量血壓，然後坐在活動中心屋頂下的椅子上，和其他成員聊天。工作人員在量血壓的時候，會問問長者們的近況，也特別關心剛出醫院回家的長者們，身體復原的情況。約九點鐘時，長者們陸續到齊了，LYR督導就放起輕快的音樂，帶動長者們做健康操。長者們依照自己的活動能力，或站或坐，跟著LYR督導做動作，在外場的兩位工作人員會協助帶動。約半小時的健康操後，LYR督導會帶一些團體遊戲，多半是和訓練長者們手眼協調、專注力、分辨左右的能力有關的遊戲。這些遊戲需要和別人互動，或是團體合作，又帶點競賽的趣味和刺激。筆者發現到，老人們會互相娛樂，看到別的老人很好笑的動作就大笑，也會故意做些好笑的動作惹別人發笑。整體說來，在日托站的老人們是開朗而活潑的，氣氛是輕鬆而溫暖的。

在戶外的動態活動結束後，LYR督導和工作人員會引導長者們進入教室，進行靜態的活動。靜態活動端半是以簡單的手工藝為主，例如用紙和竹筷做風車，用寶特瓶做花，或是彩繪石頭和瓶子。在教室裡的各角落，放著許多標示著名字的手工藝品，都是

長者們勞作的成果。靜態活動結束後，是長者們期待的午餐時間。午餐由四位工作人員兩兩一組，輪班準備。午餐食材的經費來源，主要由社區發展協會垃圾場回饋金支應，少部分來自各方人士的捐款。日托站成員有時候會捐贈一些水果、青菜和飲料，給大家加菜用。打飯菜的時候依照組別進行，相當有秩序，老人們一一的排隊裝飯菜在碗裡面，由工作人員協助。吃飯前大家一起唸一段禱告詞：「感謝天、感謝地、賜我食、賜我力，天天祝福我，阿門。」然後就開動了。筆者也經常帶著碗筷，和老人們一起用餐，雖然只是簡單的飯菜，但是大家一起吃，感覺就特別可口，而且筆者發現許多老人胃口奇佳，飯量相當驚人。

筆者和日托站的老人們日益熟悉之後，進行了一些訪談，想了解他（她）們參與日托站的動機、經驗，以及從他（她）們的觀點來了解日托站對他（她）們有甚麼好處？<sup>25</sup>以下呈現五位長者們的說法，其中四位是女性，一位是男性，族群身分包括原住民、外省人與閩南人。

LYL是68歲的婦女，老家在台東縣太麻里鄉的多良村，屬於原住民排灣族。她於民國60年嫁給擔任開發隊榮民的丈夫，先是住在

---

<sup>25</sup> 主要訪問時間有兩次，第一次為 104 年 9 月 25 日 9:00-11:00，地點在建農里活動中心戶外庭院。第二次為 11 月 6 日 9:00-11:00，地點在榮農里社區發展協會辦公室。訪問進行以國語為主，有原住民和閩南籍的受訪者，則夾雜一些原住民語和閩南語。每位受訪者的訪問時間約為 10-15 分鐘。

大南橋（現台東縣卑南鄉東興村）附近，後來隨著丈夫到花蓮開發，然後又調回知本農場。目前先生已過世，有五個子女，各自都已成家，但都住在建農里。日托站的第一任督導是她的二女兒，而現任督導是她四子的妻子。因為二女兒是第一任督導，就把她拉來參加。因此她是日托站的創始成員，直到今天。但先生卻從來沒有來過日托站，據她說是因為他有水田，是個工作狂。筆者問日托站對她甚麼好處呢？她回答說：

有，好上加好，很樂啦！老師會教導我們怎麼做，很多事情可以學習到。還有不管是活動方面，出去玩方面，都比較有伴，可以互相照顧。老師也是蠻有耐心很有愛心的照顧我們老人家，因為我們老人也是脾氣不好，剛開始的時候也是蠻辛苦的。……一個人在家裡無聊，很想出來，很誘惑人，大家一起運動，說說笑笑，很快樂。……老了以後住在家裡比較自由，可以跟小孩子們講話，還可以看到孫子們。即使走不動了，就留在家裡。我們老人家有時候會耍耍脾氣，（來這裡）叫一叫，心裡很舒服。

筆者還問LYL認為日托站有甚麼要加強的部分？LYL說：「日托站已經做得很完善了，很照顧我們，注意到我們的需要。也許可以加強老人之間的互動，加強老人之間的彼此相愛」。LYL的意思是老人們在日托站有互動，但是離開日托站之後就很少有互動。她希望日托站能協助老人們在平常生活中多一些互助和聯繫。

KLC是86歲的男性，是外省榮民，於民國61年來知本農場，曾經有過三次婚姻，總共有7位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或求學，最小的還在讀大學二年級。目前和太太住在一起，身體仍然相當硬朗，能夠自己拄著拐杖從家裡走到日托站。他也是日托站的創始元老，十餘年來從未間斷。家人及子女都相當支持他到日托站，他也從未住過安養中心。他表示榮民服務處曾經叫他去馬蘭榮家，但是他不願意，因為他有家、有子女，到馬蘭榮家去他會掛念。當筆者問他為什麼來日托站？他簡潔有力地回答：「在家裡無聊，來這裡和人講講話，活動活動，鍛鍊身體」。筆者問他為什麼有些榮民弟兄沒有來日托站，他說是因為它們的腦筋頑固。筆者還問他認為日托站有甚麼要改進的地方？他的回答是：「現在日托站做的都是公家規定的」。言下之意是日托站現在所做的都是按照政府的規定，而且都做到了。

YKS是70歲的女性，原生家庭在西部的彰化北斗。她的丈夫是外省榮民，因為在建農里有老鄉，知道有土地可以耕種，於民國64年搬到建農里。她回憶過去先生辛勤做農，她則是做砍甘蔗的工作，相當辛苦。YKS有三個子女，其中老二在台東的飯店工作，家在台東市區，其餘的子女都在外地。日托站剛成立時，她就來參加了。筆者問她為什麼想來日托站？她回答：「朋友（已經往生了）介紹的，朋友就說這邊比較熱鬧、快樂，還有帶我們出去玩，跳舞、唱歌、我很喜歡，這裡還會做生日，在家裡也沒有」。目前她和丈夫住在一起，丈夫已經90歲，但還能自己照顧自己，自己煮

飯，要吃豆漿也是自己煮。筆者問她的丈夫為什麼沒有來日托站？她說先生不喜歡來，督導有叫他來過一次，但是他喜歡在家裡看電視、看報紙。

HMN是76歲的女性，老家在台東縣達仁鄉台坂村，屬於原住民排灣族。她於民國81年嫁來建農里，丈夫是外省榮民。她總共有五個子女，目前先生已過世，她和老大與老么兩個女兒以及三個孫子女住在一起，兩個女兒都在台東市區從事美髮業。她兩年前才來參加日托站，因為一個人在家裡無聊，只能聽聽歌。但是女兒說她每一次在家裡都會亂想，因此叫她來參加。她來日托站都是自己騎著電動車前來，來去自如。筆者問她來參加日托站有甚麼好處？她很簡短地回答：「身體好，很快樂」。

KAH是73歲的女性，老家在知本附近的建和村，屬於原住民卑南族。她的丈夫為外省榮民，已過世5、6年。有兩個子女，老大為男性，在台東工作，和母親一起住在建和村。老二為女性，在知本一帶的旅館工作，也住在建和村。KAH和孫子的關係很融洽，會向朋友一樣聊天。她也一直誇讚她的孫子很孝順，在他們的阿公過世前，會為阿公洗澡。因為建和村本身沒有日托站，但她的精力充沛，同時參加了知本和建農兩個日托站。星期二、四的早上，她騎著摩托車到知本日托站，星期三、五則到建農。筆者問日托站對她有甚麼好處？她很爽朗地回答：「很好啊！對我們老人家，可以認識很多朋友，來這裡活動，身體又很好。（我）都很喜歡在外面，喜歡跟朋友在一起，在家裡沒有事。……到外面參加活動，心



情又很好，快快樂樂，像我這樣一天能過一天，健康就好」。

至於沒有來參加日托站的老人們，不參加的原因是甚麼呢？筆者特別針對此問題訪問經常和老人接觸，也了解他（她）們想法的伍理事長。伍理事長舉出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前述已經提到的交通不便。她說在雲南路那邊有5、60位老人，很想來參加日托站，但因為一粒麥子基金會沒有提供交通車，社區也沒有願意擔任接送的交通志工，所以無法前來。第二個原因是心態和觀念的問題，就是賴督導之前提過的，有些榮民伯伯的自尊心強，不想要接受別人的救濟。第三個原因和金錢有關。伍理事長說在96年以前，日托站是不收費的，當時來日托站的有5、60位老人。96年去參觀了臺東富岡日托站，發現那裏的老人有繳費，後來建農里日托站就實施老人每月繳一百元的班費。伍理事長解釋這些錢並不是立刻用來做午餐費或材料費，而是作為老人生病、死亡或急難救助的慰問金，或是外出旅遊的經費。有半數的老人因為要繳錢而不來日托站，他（她）們說：為什麼要繳錢？所以目前日托站只有2、30位老人留下來。

## 肆、分析與討論

首先我們可以注意到，LYR督導的訪談中指出建農里的老人日托站成立時間為93年，早於內政部於94年5月開始推動的「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在這個計劃中有三種實施策略，其中第二種是「輔導現行辦理老人社區照顧服務之相關團體，在既有的基礎上，擴充服務項目至3項以上，設置據點提供服務」。<sup>26</sup>每一關懷據點的服務項目共有四項：（一）關懷訪視、（二）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三）餐飲服務、（四）健康促進活動。一粒麥子基金會在臺東各地所成立的老人日托站，合於關懷據點實施計畫的第二種策略，因此有些日托站已經轉化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且擴充服務項目至3項以上，例如建農里老人日托站目前屬於「知本社區照顧關懷據點」。<sup>27</sup>

以下嘗試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標準，來檢視建農里老人日托

---

<sup>26</sup> 第一種是「鼓勵社區自主提案申請設置據點，結合當地人力、物力及相關資源，進行社區需求調查，提供在地老人預防照護服務」。第三種是「由地方政府針對位處偏遠或資源缺乏社區，透過社區照顧服務人力培訓過程，增進其社區組織能力，進而設置據點提供服務」。

<sup>27</sup> 有一些日托站還沒有轉化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例如卑南鄉東興、利嘉的老人日托站。參考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網站：[http://www.wheat.org.tw/WheatWeb/b\\_01\\_01.aspx](http://www.wheat.org.tw/WheatWeb/b_01_01.aspx) 讀取日期：104年10月4日。

站的成效。我們可以發現，在健康促進活動和餐飲服務兩方面，建農里老人日托站都有提供。在健康促進活動方面，是透過LYR督導和工作人員所設計與帶動的各類健康操、團康遊戲、手工藝製作等來達成。除此之外，日托站還會舉辦戶外旅遊活動，參加一粒麥子基金會各日托站的聯合運動會，來促進老人的身心健康。在餐飲服務方面，日托站獲得社區發展協會的資金挹注，因此能持續提供午餐給老人們，滿足他（她）們的餐飲需求。事實上，有需多長者們將食物帶回家當作晚餐，或是帶回家給家人吃。就像日托站也收容身心殘障者，日托站所提供的餐飲除了餵飽老人，也餵飽一些社區中需要的人。

在關懷訪視方面，如同LYR督導在訪談中所透露的，建農里的老人還有許多沒有到日托站，如果能夠過關懷訪視到他們的家裡探訪，也可以達到預防照護的效果。但是在這方面因為人手不足，社區支援也不夠，因而做得較少。伍理事長也指出同樣的問題，例如找不到接送長者到日托站的交通志工，或是找不到願意支持訪視的志工。伍理事長認為是因為大部分居民忙於自己的生計，對社區的工作不熱心，而更根本的原因是社區的集體意識和認同感淡薄，「沒有把這個社區當成一個家」。在這一點上反映出建農里在實踐在地老化上的明顯問題，就是社區中關心並支持日托站的居民相當不足，導致投注在參與日托站服務的時間與資源也不足。未來建農里如何透過社區營造的策略，有效提高社區內部對日托站的支持度，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其次我們可以從老人們參加日托站的經驗，看到日托站對他（她）們有三方面的益處：身體的、心理的和社會的。就身體的益處而言，老人們表示日托站提供一些運動和活動，讓他（她）們能動一動，對身體健康很好。就心理的益處而言，日托站讓老人們離開家庭，藉由和同儕老人的說話、開玩笑，團體遊戲和一起吃飯的熱鬧氣氛，消除單獨留在家中的無聊感，也減少老人家憂鬱的心理狀態，達到讓老人們感受到快樂的效果。從伍理事長的訪問中，也可以看到日托站幫助一些老人走出憂鬱的狀態，變得開心，樂意與人互動。在社會的益處方面，日托站塑造了一個團體的氛圍，藉由穿制服、共同活動、共同出去旅遊、一起參加比賽、慶生、同桌共餐等，讓老人們感覺到自己屬於一個群體，是被看見也被重視的。

從以上幾位老人的訪談中可以看出，他（她）們都是在地老化理念的實踐者也是受益者。五位老人中有四位住在建農社區，一位住在建和社區，都和配偶或子女同住。他（她）們樂意留在家庭中慢慢變老，享受子女或配偶的陪伴和照顧。以KLC的例子而言，雖然已高齡86歲，但還能自由行走，而且有太太照顧。雖然有人勸他住到馬蘭榮家接受機構式的照護，但是他以「有家、有子女、會掛念家人」為理由而拒絕。除了在家庭中得到照顧之外，這些長者也充分運用社區所提供的日托站資源。也許當初參加日托站的原因不同，或是因為家人的影響，或是因為喜歡交朋友，但透過日托站所發揮的關懷照顧功能，不僅維持身體和心理的健康，也維持和社區其他老人同伴的互動與交流，甚至還學習到新的知識和技能。其中

一位住在建和社區的女性長者（KAH），因為本身社區沒有日托站，還自己騎著摩托車參加建農和知本兩個日托站，每天生活忙碌而充實。筆者對於他（她）們的印象，就是一群「健康而有活力」的老人。

如果日托站對於幫助老人留在家庭，留在社區，延緩進入機構，而且維持自主、自尊、有品質的老年生活有明顯效果，為什麼仍有許多老人沒有參加日托站呢？根據伍理事長的陳述，建農里有將近200個老人，但是穩定參與日托站的老人只有30位左右，為什麼還有八成多的老人不參加？根據LYR督導的看法，因為許多榮民長輩個性比較強悍，到日托站對他們來說好像接受救濟，他們不願意接受幫助。除了外省榮民文化的因素之外，這個現象也可能有性別的因素。從日托站男女比例約1:3來看，男性長者參與日托站的比率遠低於女性。男性長者是否因為自尊及面子問題，寧可一個人在家孤單終老，也不願意走出來和大家開心嘻笑？除此之外，還有前述伍理事長所提到的交通因素和收費因素。最後，家人是否支持也是重要的因素。伍理事長表示有些家庭覺得自己就可以照顧好年長者，不需要社區的協助，而到日托站就表示家人無力照顧，是件丟臉的事。但是若缺乏社區照顧的媒介，在家中獨居的老人，或是因家人白天外出工作而獨自照顧自己的老人，卻是意外發生的高危險群。因此若要落實在地老化，延長老人留在家庭和社區的時間，延後進入機構式照護的時間，日托站還是一個有效的策略，也值得在建農里和臺東以及臺灣其他高齡化社區推廣。

## 伍、結論

在前述文獻探討中指出，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認為老人應在其生活的社區中自然老化，以維持老人自主、自尊、隱私的生活品質。實踐在地老化政策，應該在資源發展、服務提供、組織管理、財務支持等策略，支持社區長期照護體系的建構，希望以「在地」的服務滿足「在地」人的照顧需求，盡可能延長他們留住社區的時間。建農里的老人日托站，屬於一粒麥子基金會的老人服務照護體系，運用建農里在地的人力資源，獲得當地社區發展協會的經費支持，也得到部分社區居民的支持，因而能從2004年延續到今天。綜觀建農里老人日托站的服務成效，在實施健康促進活動和提供餐飲服務兩方面都做得很紮實，督導和工作人員都盡心盡力做好每一個細節，能讓參與日托站的長者在身體、心理和社會三個層面的健康狀況都得到提昇，培養出一群「健康而有活力」的老人。這些老人在家庭有子女或配偶陪伴，在社區有同儕老人陪伴，享受在地老化的果實，過著有品質與尊嚴的老年生活。

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到建農里在實踐在地老化上的明顯問題，就是社區中關心並支持日托站的居民相當不足，導致投注在參與日托站服務的時間與資源也不足，因而產生找不到日托站交通、關懷訪視志工的問題。而更根本的問題，是社區意識微弱和社區認同感淡薄。陳燕禎在《老人服務與社區照顧》（2009）中指出，在全球化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等的長期衝擊下，昔日傳統社區或

鄰里之間的緊密情感和信任互動，已逐漸消失，現今社區呈現出來的互動關係已轉變成較為異化、疏離。因此建農里所面臨的社區問題，其實在臺灣各地的社區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而其解決之道，陳燕禎提出社區工作要以社區凝聚力為核心價值，「社區化」是要以「公共性」為內涵，她也進一步提出「照顧社區化」的概念：

公共性或社區性若以「照顧」（care）觀點出發，照顧社區化的實質內容乃為動員社居居民的力量和資源連結，以在社區照顧（care in the community）發展到社區照顧（care by the community），再到與社區一起照顧（care with the community）的發展結構，建構一個「自助互助」的理念基礎，結合正式照顧和非正式照顧之資源網路，讓社區中需要照顧的弱勢家庭或個人，仍然保有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社區被照顧的機會，因而它是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也是一個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照顧需求概念。<sup>28</sup>

筆者認為這段文字不僅說出在地老化和社區照顧的緊密關聯性，也描繪出社區照顧的不同發展階段，就是從社區照顧（care in the community）發展到社區照顧（care by the community），再到與社區一起照顧（care with the community）。建農里和其他台灣高

---

<sup>28</sup> 陳燕禎，《老人服務與社區照顧：多元服務的觀點》（新北：威仕曼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98）。

齡化社區，如何藉著上述的發展結構，落實在地老化的理想，塑造「健康而有活力」的老人？是未來值得努力的方向。



## 參考書目

- 王正、曾薈霓，〈倫理與價值：長期照護財務機制之理念與原則〉，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3卷2期（1999）。
- 呂寶靜，《老人福利服務》（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2）。
- 吳玉琴，〈臺灣老人長期照顧政策之回顧與展望：老盟觀點〉，《社  
區發展季刊》136期（2011）。
- 吳淑瓊、莊坤洋，〈在地老化：臺灣二十一世紀長期照護的政策方向  
〉，《臺灣衛誌》20卷3期（2001）。
- 吳淑瓊、呂寶靜、盧瑞芬，〈配合我國社會福利制度之長期照護政策  
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1998）  
。
- 陳正芬，〈我國長期照顧政策之規劃與發展〉，《社區發展季刊》  
133期（2011）。
- 陳燕禎，《老人服務與社區照顧：多元服務的觀點》（新北：威仕曼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 詹火生、林青璇，〈老人長期照護政策－從國家干預觀點分析〉，《  
國政評論》（臺北：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2）。

臺東大學籌備處，《知本農場：一個墾荒邊地的外省社群之歷史與文化》（2003）。

蘇慧芬，〈老人日間照顧中心與高齡者在地老化之探討－以水上鄉塗溝村老人日間照顧中心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蘇麗瓊、黃雅玲，〈老人福利政策再出發－推動在地老化政策〉，《社會發展季刊》110期（2005）。

Callahan, J. J. (Ed.) (1993). *Aging in Place*. Amityville, NY: Baywood.

Cutchin, M. P. (2003). The Process of Mediated Aging-in-Place: A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Based Mode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7: 1077-90.

Davey, Nana, de Joux, & Arcus (2004) *Accommodation Options for Older People in Aotearoa/New Zealand*. Wellington, New Zealand: NZ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Aging/Business & Economic Research Ltd, for Center for Housing Research Aotearoa/New Zealand.

Dyck, I., Pia, K., Jan, A., & Patricia, M. (2005). The Home as a Site for Long-term

Care: Meanings and Management of Bodies and Spaces. *Health & Place* 11: 173-85. Frank, J. B. (2002). *The Paradox of Aging in Place*

*in Assisted Living*. London: Bergin & Garvey.

Gilleard, C. Martin H. & Paul, H. (2007). The Impact of Age, Place, Aging in Place and Attachment to Place on the well being of the over 50s in England. *Research on Aging*29(6): 590-605.

Keeling, S. (1999). Aging in (a New Zealand) Place: Ethnography. Policy and Practice.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New Zealand*, 13: 95-114.

Lawler, K. (2001). *Aging in Place: Coordinating Housing and Health Care Provision for America's Growing Elderly Population*. Washington, DC: 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 Neighborhood Reinvestment Corporation.

Lawton, M. P. (1982) Competence, Environmental Press, and the Adaption of Older People. In M.P. Lawton, P.G. Windley, & T.O. Byters(Eds.), *Aging and the Environment: Theoretical Approaches*, pp. 33-59. New York: Springer.

Iecovich, E. (2014). Aging in Place: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Anthropological Notebooks* 20(1): 21-33.

Pastalan, L. A. (1990). *Aging in Place: The Role of Housing and Social Support*. New York: The Haworth Press.

Wiles, J. L., Leibing, A., Guberman, N., Reeve, J. & Allen, R. E. S. (2011). The Meaning of “Aging in Place” to Older People. *The Gerontologist*

52(3): 357-366.

WHO (2007). 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A Guide.

# Ideas and Practices of Aging in Place: A Case Study of the Day Care Center of the Elderly in Kennon Council, Taitung County

Chang-Kwo Tan\*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lderly care becomes an urgent public issue with the rapid advance of aging societies in Taiwan and the global world. “Aging in place”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our national policy of elderly care. Yet what is the meaning and content of aging in place? How to put aging in place into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lderly, what are their experiences of aging in place? How does aging in place promote the quality of their daily life in a substantial way?

---

\*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The object of this essay is the day care station in Kennon Council of Taitung. The method i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in depth from the approach of anthropology. The main topic is the functions of day care station in community elderly care. The researcher discovers that the day care station has provided good services of health promotion activities and lunch, which are positive for elevating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e result is to raise a group of healthy and active elderly people, who can enjoy the fruit of aging in place and lead a life with quality and dignity.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find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problem of practicing aging in place in Kennon community, that is, the lack of community social support. The fundamental issue is the weakness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nd identity. Finally, the researcher proposes the idea of “care with the community”, and hope this idea can help to realize the idea of aging in place in Kennon Council and other aging communities in Taiwan.

Keyword : elderly care 、 community care 、 day care station 、 aging in place 、 Kennon Council